

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巴西狂歡節 廿八。

尼奧不在，我們都痛快地睡了一個懶覺，直到凱洛琳嬌憨的笑聲傳來。我急忙爬起身，摺好毯子，走了出去。東尼在門口做著各種怪相，凱洛琳卻是雙眼惺忪，斜靠著牆，被東尼逗得笑個不停。菲力、白蒂不在，沙爾索忙著這裡翻翻那裡找找的，不知在做什麼。我盥洗完畢，沙爾索還在摸耳抓腮，我問他：「在找什麼？」

他搖搖頭，不肯說。

我想起昨夜那一幕，便說：「昨晚我看見你藏了一包東西在窗外的洞裡……」

他突然記起了，敲著自己的腦袋，難為情地笑了起來。

東尼還在與凱洛琳調笑，見到我，他說：「今天不必做早飯，我請你們！」

「你請？你還有私房錢？」我故意問道。

他得意地說：「放心！反正絕不動用公款。」

在路上，東尼向我們解釋，他經常開導別人一些生活的難題。在現代社會上，很多人有了錢，有了地位，但換不到內心的平安。他們有一肚子的苦水，卻投訴無門。對知識水準低的人說，開口也是白搭，而稍微有點能力的人，又都自顧不暇。

「於是你就成了心理醫生。」我打斷他。

「豈止是醫生！我幾乎取代了神父。」

「你還向他們灌輸嬉皮思想？」

「不需要，我只是聽他們投訴，讓他們發洩。我則換一頓吃的，彼此都實惠。」

我們就如此這般，聽著米朗達從他的事業談到他的家庭，我們則享受著精美的早點。

凱洛琳平常吃得很少，卻對這裡的一種玉米糕極為讚賞。我把自己的一盤也給了她，她似乎還不過癮，兩盤都吃完了，還不斷用手指沾著殘屑，直往口裡送。

米朗達看得直皺眉頭，又叫人送了一盤來，凱洛琳老實不客氣照樣吃個精光。

米朗達年約五十多歲，是個大胖子，除了這間酒吧外，另外還擁有幾個雜貨店。他有個美麗的太太，四個美麗的女兒，還養著三個美麗的情婦。他頗以自己的情婦為傲，卻不願自己的女兒去做別人的情婦。他的大女兒已經快三十了，依然待字閨中。二女兒也有二十八，男朋友月月換，就是無人問津。

東尼曾告訴他，我是中國來的「博士」。（巴西人對大學畢業生一律尊稱「博士」）所以，米朗達一見我就訴苦：「你叫我怎麼辦呢？以一間雜貨店作嫁粧，居然沒有人要！我總不能看著她們在家一輩子，變成老姑娘呀！」我心理沒準備，不知如何開口，他繼續說：「博士，你們中國太好了，婚姻全由父母作主。在巴西就行不通，她們的事，我連問都不能問。再這樣下去，連給人做情婦都沒人要了。」

我常聽人說，巴西男女比例為一比七，這當然是無稽之談。但是據我所見，男女結婚意願的比例，倒真是一比七，甚至還要低些。

巴西法律禁止離婚，男人都視結婚為畏途。美麗而熱情的巴西女郎，則用盡了一切手段討好男性，更養成了男人的驕氣。只要是男性，到了七老八十，甚至一無所有，都不怕得不到妙齡少女的青睞。

有一則寓言就是諷刺這個現象：

上帝正在創造世界時，吩咐聖彼得說：「你把最肥沃、最大的河流及平原，放在巴西。最好、最適合人的氣候放在巴西。最豐富的資源、礦產，放在巴西。最美麗、可愛的女人，放在巴西……」

聖彼得很不服氣地抗議：「主啊！這樣太不公平了！」

上帝說：「我自自有道理，你再把世界上最懶惰、最沒用的男人，放在巴西。」

這話並不過分，巴西男人也頗能自得其樂，拚命享受他們的特權。等到禍延女兒了，再去擔憂。

米朗達說：「最麻煩的是老三威瑪，在狂歡節時，她的未婚夫認識了另一個女孩子，要與她解除婚約。她天天鬧著要自殺，唉！你看我多麼倒霉！」

凱洛琳什麼都不理會，只顧大啖玉米糕。東尼看得呆了，這神父似乎要換成我做了。

米朗達看我一言不發，便回頭對東尼說：「東尼！你這麼有學問，每次與你談完話後，對我都很有幫助。你看能不能勸勸威瑪，開導她一下？」他懇切地望著東尼，期盼著甘霖。

東尼說：「當然可以，只是……我們每天忙著研究，你不信可以問博士。」

我覺得於心不忍，提醒他說：「我們晚上不是可以會客嗎？」

東尼搖搖頭：「晚上對她可能不方便。」

米朗達興奮地說：「有什麼不方便？今天晚上我就叫她到你們那裡去！」

回途上，東尼埋怨我多事，我說：「救人一命總是好事！」

「你不懂，他尊敬我們是因為不知道我們的底細。世界上有誰不勢利呢？假如他知道我們連飯都沒得吃，下次早餐就混不成了。」

凱洛琳一直是靜靜的，我怕又勾起她的心事，連說句笑話的勇氣都沒有。

三個人默默地走著，天公不作美，走到半路突然下起雨來。東尼怕淋濕了他的石膏手，跑到一個屋簷下去避雨。凱洛琳則若無事然，依然在雨中漫遊。

這一陣驟雨淋在她身上，像是掛著的一道水晶簾子。雨水由她髮際滴出，形成一道道涓涓細流。灰色的背心被雨浸濕，顏色變深了，透出下面的皮膚。胸前兩顆乳頭，在圓潤的弧形上傲然而出，顯得分外觸目。

我脫下上衣，披在她身上。她縮身閃開，看都不看我一眼，氣呼呼地說：「你要幹什麼？」

我也冷冷地說：「看看你自己，是不是很好看？」